



孔子学院汉语教育
与海外语言教育体系研究书系

法国汉语教育研究

FAGUO HANYU JIAOYU YANJIU

[法]白乐桑 著
Joël Bellassen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孔子学院汉语教育

与海外语言教育体系研究书系

法国汉语教育研究

FAGUO HANYU JIAOYU YANJIU

[法] 白乐桑 著
Joël Bellassen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2018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图号 1826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国汉语教育研究 / (法) 白乐桑

(Joel Bellassen) 著. —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8.12

(孔子学院汉语教育与海外语言教育体系研究书系)

ISBN 978-7-5619-5408-9

I. ①法… II. ①白…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
教学研究—法国 IV. ①H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9800 号

法国汉语教育研究

FAGUO HANYU JIAOYU YANJIU

排版制作: 北京创艺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周 焱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子信箱: service@blcup.com

电 话: 编辑部 8610-82303647/3592/3395

国内发行 8610-82303650/3591/3648

海外发行 8610-82303365/3080/3668

北语书店 8610-82303653

网购咨询 8610-82303908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71 千字

定 价: 60.00 元

PRINTED IN CHINA

孔子学院汉语教育与海外语言教育体系研究书系

组委会

主 任：刘 利

副主任：张旺熹

委 员：张 博 张 健 [法]白乐桑 [美]郝卓越 [墨]莉亚娜

编委会

主 编：李宇明

执行主编：陈丽霞

副 主 编：田 鑫

审 订：张 博 [美]郝卓越

目 录

第一章 法国汉语教学学科建设之历史沿革 / 1

第一节 法国汉学研究 / 1

第二节 法国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历史 / 6

第二章 法国汉语教学现状与汉语双语教学 / 16

第一节 法国汉语教学现状 / 16

第二节 法国汉语双语教学 / 27

第三章 经济原则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 44

第一节 泛论汉语教学中的经济原则 / 44

第二节 汉语教学的根本选择：一元论抑或二元论 / 49

第四章 法国汉语教学大纲与汉语高考评估 / 65

第一节 法国汉语教学大纲之嬗变 / 65

第二节 法国的汉语高考评估 / 77

第五章 法国汉语师资认证会考与汉语教师培训 / 90

第一节 法国汉语师资认证会考 / 90

第二节 法国汉语教师培训 / 102

第六章 “汉语热”的增长危机 / 120

主要参考文献 / 133

附录 / 136

附录 1：白乐桑教授指导的汉语教学法博士生及相关论文题目 / 136

附录 2：《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分级标准 / 139

附录 3：法国高中汉语教学大纲一外、二外、三外、汉语国际班 汉字门槛表 / 141

后记 / 150

第一章 法国汉语教学学科建设之历史沿革

第一节 法国汉学研究

法国的汉语教学历史悠久，其与法国的汉学研究渊源颇深。从 17、18 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从事的传教及科学活动，到 19 世纪汉学在法国本土的兴起，再到 20 世纪法国汉学的继续发展，法国的汉学研究时间跨度之大、研究程度之深，是许多西方其他国家所无法企及的。

一、法国传教士汉学时代

西方人对汉学的探索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耶稣会士开始研究中国儒家经典之时。为了使信奉儒家学说的中国人对基督教产生兴趣，这些耶稣会士试图从汉文经籍中寻找信奉基督教的依据，并通过儒家经典中的概念来宣扬天主，诠释西方教义。在这一背景下，来自意大利、葡萄牙、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传教士先后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以及人们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饶富兴味的是，法国和中国之间的交流从一开始便是文化层面的，并且是源于路易十四与康熙大帝这样最高级别的“相互孺慕”。法国的汉学研究可以从“国王的数学家”谈起。“国王的数学家”是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派遣的传教团，旨在前往中国传播天主教，并访察民情地理，以广见闻。这一传教团是由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和他的中国教徒沈福宗（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 1657—1692）于 1684 年倡议组织的。当时罗马教宗似乎对向中国派遣耶稣使团不感兴趣，柏应理于是来寻求太阳王的支持。这些饱学的耶稣会士于 1685 年离开法国的布雷斯特的，经过三年旅行之后到达北京。“国王的数学家”中，以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影响最大。白晋曾为康熙皇帝教授几何学，还用满文参与编写了《几何原本》，而汉文本则收入了《数理

精蕴》。1697年白晋返回法国后，给路易十四写了一份长篇报告，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康熙皇帝及中国。其中关于康熙皇帝的部分后来被整理出版为《康熙帝传》一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出版。此外，他还向路易十四进呈了包括《诗经》《礼记》在内的数十册中文典籍。这些中文书籍传入欧洲，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便利。

在法国，汉学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是马若瑟神父（Joseph-Henri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他学习汉语，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传教，也有志于用汉文著述。马若瑟精通汉文，他著有许多用汉文写成的宣传天主教教义的书籍和用拉丁文、法文写成的研究中国的书籍。其最重要的著作是《汉语札记》^①。此书是一本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指南书，后来成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在其之前欧洲关于汉语语言文字的研究均是套用拉丁文的模式。而在《汉语札记》中，马若瑟则强调：“我坚决不愿意把汉语纳入到我们的语言体系之中。”^②该书注重挖掘汉语内在的规律性与特征，思路极为严谨，首次坚决反对以机械模仿西洋（主要是拉丁文）语法的方式去研究汉语。^③因此，马若瑟被认为是第一个科学地分析汉语语言文字的人，他也以该书之成就被称作18世纪最优秀的汉语语法学家。为什么这“第一人”出自法国，而非出自欧洲其他国家呢？实际上，在法国，自《波尔-罗雅尔逻辑学》（*Logique de Port-Royal*）于1662年出版之后，波尔-罗雅尔（Port-Royal）理性主义语法学就成为了17世纪语言哲学的参照标准。当代学者发现，马若瑟之所以对汉语语言文字有比较理性且科学的认识，正是因为他深受这一语法学学派的影响。

另一位重要的传教士是宋君荣（Antoine Gaubil, 1689—1759）。他于1721年出发前往中国，1723年到达北京。之后除了曾作为译员出使俄国和去新疆测绘地图外，他始终居住在北京，并在此度过了30余年，直到去世。在北京居住期间，他翻译并注释了不少中国古代典籍，其中包括《书经》^④。此外，他还撰有《中国天文学史》。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依据官修《元史》和《续弘简录》等书编译的《成吉思汗及元朝诸帝史》。

在法国汉学之路上，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小德金（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 1759—1845）。他是著名汉学家德金之子，早年跟随父亲学习中文。

① 拉丁文标题为 *Notitia Linguae Sinicae*，1831年在马六甲出版。该书是马若瑟死后90多年才出版的遗著。

② *Absit ut ad nostras linguas sinocam revocare velim.*（Lundbaeck, 1980年，269页）

③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VII. I, by Christoph Harbsmeier.

④ 该书于1770年在巴黎出版。

1784年，他与遣使会士罗广祥（Nicolas-Joseph Raux, 1754—1801）一同来到中国，担任过法国驻广州领事馆随员、法皇驻广州代表。1794年到1795年间，他担任荷兰遣华使节团正使蒂进（Isaac Titsingh, 1745—1812）的翻译。1795年又随蒂进使节团在北京觐见乾隆帝，以庆祝乾隆帝登基60年。1801年，他返回法国，并于1808年奉拿破仑之命编纂《汉语法语拉丁语词典》（*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 publié d'après l'ordre de Sa Majesté l'Empereur et Roi Napoléon le Grand*）。编纂工作于1813年完成。这本词典至今仍具参考价值。

此外，在法国的汉学发展之路上，耶稣会士信件在汉学知识传播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事实上，耶稣会士信件起到了在西方世界传播中国形象的作用。而這些耶稣会士信件的大部分作者是法国耶稣会士。他们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基本上是正面的，其中部分信件谈到了中国语言及文字的一些特征。在此意义上，耶稣会士信件也成为了西方人了解汉语语言文字的开端。

二、华人与法国汉学研究

在法国早期汉学形成的过程中，一些旅欧的中国教徒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中国人之所以会来欧洲，是因为耶稣会希望他们可以学习欧洲文化，以便更好地在中国传教。以下几位就是在法国汉学研究之路上留下足迹的重要的华人。

第一位是前文提到的沈福宗。此人生于南京，于1681年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由澳门启程前往欧洲，一路游历了荷兰、意大利、法国、英国等欧洲六国。他们一行分别与罗马教皇和法、英两国国王会见，并结识了当地社会名流。欧洲人其时对东方语言颇感兴趣，他们对汉语包括汉语的语法结构都有研究，也渴望了解中国的其他方面。沈福宗出国时随身带有中国儒家经典和诸子书籍40多部，因此也就把中国语言文字、儒家道德哲学等汉学知识传到欧洲，帮助西方学者从事汉学研究。沈福宗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帮助耶稣会士把《论语》等中国古籍翻译成拉丁文，随后在法国出版。他的交际范围不仅仅限于欧洲汉学界，还涉及当时的科学界和知识界。

在法国期间，太阳王路易十四和当时的宫廷都对这个会拉丁文的年轻的中国人充满了好奇。路易十四于1684年9月26日会见了沈福宗，并在晚宴期间向其询问了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其间，沈福宗向路易十四展示了使用筷子的方法，并将《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拉丁文译本赠给了路易十四。路易十四

还让他表演书法，这很可能是欧洲知识界第一次接触到汉字。值得一提的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的游记讲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但是却不曾提及汉字。汉字能被法国民众所了解，沈福宗的作用不可忽视。此外，沈福宗还用汉语念主祷文。这些事件都被记载在当时为法国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娱乐时事刊物《文雅信使》（*Mercure Galant*）中，因此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法国正流行“中国风”（chinoiserie），沈福宗的适时到来使其结识了一些法国贵族、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无论是在巴黎旅居时，还是在法国国王的宫廷里，沈福宗频频被介绍给各位知名人士，一时之间成为巴黎的焦点人物，人们纷纷谈论他的衣着打扮和言谈举止。其间，中国的丝画作品还在圣路易王宫（Maison royale de Saint-Louis）展出。

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指出，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把眼光放到了全球，因此全球史研究成为新的趋势，沈福宗的故事就有这方面的意义。^① 沈福宗的故事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宗教与文化互动的绝好例证。中国儒家经典的译本使法国知识界得以了解中国人的思想，也影响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

第二个重要人物就是黄嘉略（Arcade Hoange, 1679—1716，本名黄日升，嘉略为教名 Arcade 的汉译）。他 1702 年随同法国传教士赴欧，后来长期在法国巴黎生活，直至 1716 年病逝。黄嘉略在法国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②：他被任命为法国国王的中文翻译，兼管王家图书馆中文书籍的整理编目工作；他用法文编写了第一部汉语语法书，并编纂了汉语字典，将《康熙字典》的 214 个部首传入法国；他也是将中文小说翻译成法文、将中国诗歌和音乐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人。他的这些工作对法国早期汉学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此外，他还收有两个法国学生：弗雷烈（Nicolas Fréret, 1688—1749）和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而这两个法国学生都不是耶稣会士，因此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法国非宗教色彩汉学的开始。

第三个重要的人物则是马建忠（1845—1900）。他出身于中国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因此接受过教会学校的西式教育，在上海耶稣会中学徐汇公学（Collège Saint-Ignace）学过法语、拉丁语等科目，后赴法留学攻读法律。回国后，马建忠借鉴拉丁文的语法研究古代汉语，又借鉴中国传统训诂学对实词和虚词进行研

① http://epaper.yinet.com/html/2014-03/02/content_43583.htm?div=0

② 徐明龙，2004. 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 [M]. 北京：中华书局。

究，对古汉语词法和句法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总结，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由此诞生。这本著作共计十卷，分为“正名”“实字”“虚字”“句读”四部分，于1896年成书。尽管《马氏文通》由于过分模仿拉丁系统而受到不少诟病，然而其对后世汉语语法著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马建忠的著作给古老的汉语带来了“葛郎玛”(grammaire)(《马氏文通·例言》：“此书在泰西名为‘葛郎玛’。葛郎玛者，音原希腊，训曰字式，犹云学文之程式也。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大旨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即我们今日所称的“文法”或“语法”。

三、法国专业汉学

1814年，法兰西学院创设“汉文与鞑靼—满文语言文学教授席位”(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通称“汉学讲座”)，开创了欧洲专业汉学的先河。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成为第一位“汉学讲座”教授，他也是推动法国汉学从传教士汉学转向专业汉学的核心人物。

雷慕沙原本决定子承父业，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后来他接触到关于中医草药的论文并产生兴趣，开始自学汉语。自此，雷慕沙将全部心血都注入到汉语学习与汉学研究之中。法国学者贝罗贝(Alain Peyraube)曾说，雷慕沙超越了欧洲文法学传统框架，归纳总结出了一套适合汉语特点的教学语法，他是理性汉学的开创人。雷氏一生著述颇丰，包括《汉文简要(中国语言文学论)》(*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s*)、《论汉语单音节的一般性质》(*Considérations sur la nature monosyllabique attribuée communément à la langue chinoise*)、《汉语词典规划》(*Plan d'un dictionnaire chinois*)、《汉满语言文学讲义要目》(*Programme du cours de langue et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s et de Tartare-mandchou*)、《汉文启蒙，古文及官话概论即中华帝国的通用语言》(*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hoa, c'est-à-dire de la langue commune généralement usitée dans l'Empire chinois*)、《中文的起源和构成》(*Recherches sur l'origine et la formation de l'écriture chinoise*)等等。雷氏的著述中的大部分见解和观点至今都并未过时，因此他的著作一直以来都被列入汉学研究的必读书目。除此之外，他与德国学者之间的通信也是值得后人研读

的,尤其是其中涉及哲学、语言学的内容。

自雷慕沙起,执掌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席的历代汉学家薪火相传,从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到德理文(Hervey de Saint-Denis, 1823—1892),从而奠定了法国在欧洲汉学研究中名副其实的先锋地位。20世纪初期,法国的汉学研究更是如火如荼,盛极一时。著名的汉学家如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马伯乐(Henri Maspéro, 1883—1945)、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等人闻名世界。至今,法国在中国思想史、道家研究、汉语语言学、古典文学、敦煌学等诸多学术领域都有着相当的影响力,深刻影响着国际汉学界。

第二节 法国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历史

一、法国高等教育中的汉语教学

法国的汉语教学正是在法国得天独厚的汉学研究氛围中发展起来的,继承了汉学研究的严谨与精深,一直处于世界汉语教学的领先地位。

1843年,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设立了欧洲的第一个中文系,由知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巴参(Antoine Bazin, 1799—1862)担任主讲,教学对象主要是商人、传教士和一些认为只能在法国进行中国文学研究的外国人^①。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现有教授的语种多达93个,相当于一个语言博物馆。教授的语言不仅仅局限于东方语言,还包括北极语、拉丁美洲的小语种玛雅语以及各种非洲语言。汉语作为高等学府的一门课程,最早就出现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需要提及的是,法兰西学院的汉文课程采取讲座的形式上课,面向社会大众,而且课程结束不会颁发文凭。而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汉语课程则属于正式注册的课程,考试合格后颁发文凭。

1900年,里昂大学在当地工商会的资助下,率先将汉语列入高等教育课程,该大学的第一位汉语教授是古恒(Maurice Courant, 1865—1935)。值得一提的是,从创建宗旨和创建背景来看,分别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和里昂大学设立的最早的两个中文系均扎根于语言教学现代化的土壤,目的是为了培养能和

^① 王若江, 2004. 对法国汉语教材的再认识[J]. 汉语学习(6).

中国圈（外交界、商业界等）进行交流的人才。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巴黎、波尔多、艾克斯、阿拉斯、南泰尔、蒙彼利埃、拉罗歇尔等地的一些大学也相继效法，陆续开设了汉语课。这时的大学汉语教育才开始有了更多的学院和学术色彩。

巴黎大学文学院的谢和耐先生（Jacques Gernet）于1957年开设汉语课，后更于1969年在巴黎七大创立中文系。波尔多大学于1959年创立中文系，由吴德明先生（Yves Hervouët）担任系主任。艾克斯-马赛大学于1966年开设汉语课，由汪德迈先生（Léon Vandermeersch）担任系主任。巴黎八大也于1968年在吴德明先生的主持下开设汉语课。汉语学士学位文凭则于1959年正式设立。

近些年，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汉语在法国高等教育中也有了蓬勃发展。除了在大学里设立专门的中文系外，越来越多的普通大学和精英大学都设有汉语课程。

二、法国基础教育中的汉语教学

如果我们不考虑各种社团、协会举办的或者以私人教授形式进行的汉语教学，那么法国的汉语教学直到20世纪前几十年一直是专属于高等教育的。

1958年，法国巴黎东南郊区蒙日隆市（Montgeron）中学首次开设了汉语课程。虽然这所中学的地位和名气不能和法兰西学院相提并论，但是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学科历史的角度来看，此事件意义却是非凡的。因为正是从这一历史时刻开始，汉语的学科建设所需的条件才得以开始具备。正是有了这所普通高中的创举，才有了后来汉语教学在法国中小学的遍地开花；正是有了这一创举，才有了其后法国高中毕业会考中的汉语考试（20世纪60年代末期）；也正是有了这一创举，才有了法国官方的汉语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①。今天，全法已经有663所中学开设了汉语课。汉语教学由高等教育扩展到基础教育阶段，这见证了汉语在法国教育系统中地位的变化：曾经是少数专家的专属研究对象，而今已经开始成为法国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教学课程的一部分。

在任何国家，要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建立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关键都是要在基础教育中普及汉语教学。因为只有在基础教育里有了汉语教学之后，我们才会去考虑统一的教学目标的设定及教学大纲的编写。而在高等教育中的汉语

^① 法国国民教育部于20世纪80年代主持制定了尚不完整的教学大纲，后自2002年开始陆续制定了完整的教学大纲。

教学并没有统一的教学目标和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大纲。这不仅仅是法国的现实情况，也不仅仅是汉语教学的现实情况，而是一个各国高等教育阶段外语教学都普遍存在的现象。事实上，大部分国家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外语教学，除了精英大学以外，都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与教学目标，当然也不会有统一的教学理念。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一旦被作为学校科目，那么它就需要被全面地重新定义：应该教哪些作为通识的汉语知识？在每一个教学阶段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汉语的课时安排与其他选修或必修的不同类型的课程之间应该如何协调与平衡？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首先聚焦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汉语教学上，其后又扩大到普遍性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上，从而促成了现代的汉语教学论在法国的诞生。

作为基础教育学科之一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具有强制性，这一点与作为高等教育课程的汉语教学不同。事实上，汉语在中小学教育体系中的出现并非一种自动的语言传播行为，而是来自基于经济、社会与地缘政治分析的政治决定。国家推动了支持各种外语在法国进行教学的语言政策的制定。瑞士经济学家弗朗索瓦·格林（François Grin）指出，外语教学本身就是公共政策的一种工具。欲解决某种外语被列入基础教育大纲的合理性这一问题，先须自问该种外语教学“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开展这种外语教学。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出于现实需要以及教育经济学的外部有效性而被提出，也成为地缘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反思的对象。

在法国，尽管大学里的汉语教学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但最终却是通过政治决定才开始成为一种面向大众的语言教学。尽管如此，法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要早于欧洲其他国家。

在法国，自 1795 年开始，在公共教育中教授外语就已经被写入法国的正式法律文件（共和四年雾月三日的法律，法文名：loi du 3 brumaire an IV）。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外语逐渐成为所有法国中学生的必修课。此外，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研究（Arieh Lewy, 1992），在基础教育方面，法国也是欧洲具有高度集权化传统的国家之一^①。在旧制度下，官方制定的课程规划规定基础教育的组织方式，尤其是根据学生的不同水平分班，进行教师的招募等，同时也决定教学科目。这样的课程规划从 1821 年到 1840 年逐渐被详细规定了具体教学内容和评估

^① 这与英国等国家相反，这些国家在这方面长期实行权力分散。

方式的教学大纲所取代。这些教学大纲将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在全国范围内予以规范化和统一化,设计教学内容,规定学习进程或者学习方法。需要强调的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大纲构成国民教育的框架,其中本国的意识形态以及教育、文化、精神、社会各方面的价值观念必不可少。学校教学科目的学科化是一个国家事件,因为它产生于有意识的、自愿的构建。这一带有计划性的教学体系成为我们理解法国基础教育学科化的关键。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于20世纪下半叶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且随着制度化进程的推进而拥有了属于自身的大纲。

法国作为所有欧盟机构,尤其是欧洲委员会(Conseil de l'Europe)的创建者之一,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语言与文化多元的欧洲。法国奉行中小学外语教学多样化的政策。正因如此,在欧洲尚处于低普及率的非欧洲语言教学在法国有了发展的可能,汉语即为著例。

我们注意到,法国的外语教学史上有过两次标志性运动:

第一次运动是在国民教育中引进和推广外语。从19世纪开始,这一运动就将外语列入基础教育的必修课程,从而推进了法国基础教育的民主化,为基础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第二次运动则是教育官方部门主动推行多样化的语言政策。在20世纪的下半叶,欧洲委员会和欧盟开始思考语言与文化在国家凝聚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在这样的推动力之下,法国致力于建构多语言与跨文化的教育环境。

这两大运动非常有利于汉语教学在法国的发展。尽管汉语教学出现得相对较晚,但它却得益于已经存在的外语教育制度体系以及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的语言教育政策。

三、法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学科化^①的不同阶段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体制化^②是由法国自身教育体制之内部因素和国际环境之外部因素所共同促成的。一方面,法国教育系统的一些内在特征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外语作为必修课程的传统、多元化的语言政策。法国的汉语教学受益于已经存在的学科体制以及一系列适应汉语学习需求的政策激励。另一方面,

① 所谓学科化,指的是通过教学大纲、教学目标和教学进度的设定以及教师的继续培训等来实现的学科构建。

② 这里的体制化,指的是汉语通过获得第三外语、第二外语、第一外语、国际班、东方语言班等地位逐渐融入法国的教育体制之中。

这和“二战”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变化及经济发展有关。

在法国，汉语作为基础教育学科建设经历了几个阶段，是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的，其间经历了多次重组。在每一个阶段，均须反思汉语教学的行政性组织模式和教学系统。学生人数与课时数的变化、中学毕业会考中汉语是否作为考试科目的变化、汉语教师招聘的变化等，均引起了教学规划、学习目标、配套方法的剧烈变动。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8年至60年代末

这一阶段代表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在法国的前学科化阶段。教育改革开始生效、幼儿至16岁可以享受义务教育以及婴儿潮的出现为汉语在战后法国基础教育中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与制度环境。

从50年代末开始，法国的几所高中开始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和有学习动机的学生设立了一些汉语兴趣班。1958年，在巴黎郊区的蒙日隆中学（Lycée de Montgeron）正式开设了汉语课。^①这一课程的开设源于该校哲学教师弗拉梅里女士（Mme. Framery）的提议，并获得了当时一些知名汉学家的支持。第一位受聘教师为陈怡霞女士。蒙日隆中学通常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第一所设立汉语教学课程的中学。我们从这段历史中可以窥见哲学与汉语的交汇。这种交汇绝非偶然，正如汪德迈先生所言，这是两门具有“猎奇”共性的学科^②。哲学对各个学科、各类问题有一个概括的抽象认识，而汉语因其本身的独特性对不同语言文字的各个问题有着独特的认识。两者均是站在一定的高度上看待问题。另外，透过法国汉学研究的历史，我们发现同时修汉语和哲学的人才占了很大比例，由此进一步说明了哲学与汉语的“不了情缘”。

随后，秉着面向世界和外国语言的开放精神而非基于政治或外交背景，圣日耳曼昂莱高中（lycée de St-Germain en Laye）和巴黎阿尔萨斯学校（Ecole alsacienne à Paris）相继于1962年、1963年开设了汉语课。

1964年，法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无疑也是汉语教学在法国发展的一个关键事件。一些高校利用这一契机将一些学汉语的学生派往中国。1964年秋天，一共有21名法国中文专业的学生去中国留学。1965年秋天，则有20名

① 课程经费包括教师工资最初由学校餐厅承担。

② 摘自2011年笔者对汪德迈先生的访谈实录。访谈内容将被放入《法国汉语传播的历史》一书之中（该书计划于20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法国学生去中国留学。这些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了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接下来,因为“文革”的爆发,中法之间互派留学生的交流活动暂时中断。

1964年中法建交后,法国的一些中学在这一事件的推动下,开始希望通过增加汉语语言文化课的方式来丰富学校的外语教学。然而,这只是一些先驱学校的首创之举,实际上当时的汉语教学还没有真正获得法国国民教育部的认可。

尽管如此,法国教育部于1966年举办了首届中学汉语教师资格证书会考,这称得上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学科建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只有这样的会考才能培养出从事汉语教学的真正的专家。1967年举行了第二次中学汉语教师资格证书会考,其后中断了几年,1974年再次恢复考试。

60年代最后几年,汉语已成为可在法国高中毕业会考中得到评估的一门语言。这一关键性的事件推动了在汉语教学领域进行的教学论思考。

第二阶段:1973年至1984年

这一阶段的汉语教学在法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地位已基本获得认可。这一阶段可被称作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在法国体制化的青少年时期,但尚未进入学科化阶段。

1973年,中法两国恢复文化交流,30名法国大学汉语专业毕业生于同年11月离开法国,赴中国开始为期一到两年的汉语进修学习。新一代汉学家和汉语教学专家应运而生,如贝罗贝(Alain Peyraube)、白乐桑(Joël Bellassen)、于连(Claire Julien)、马克(Marc Kalinowski)、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勒维(Jean Levi)、萨班(Françoise Sabban)、戴浩石(Jean-Paul Desroches)等人,这对于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些人后来成为了语言学、教学论、历史学、哲学、文学甚至饮食文化研究等不同汉学领域的研究生导师。

1975年7月11日的Haby法令加速了法国基础教育的民主化,法国开始实行小学至初中的免费义务教育。这一法律还鼓励在法国教授地区语言,这也顺应了法国多种语言并存的语言政策,增加了法国学校对于开展语言多样化的外语教学的兴趣。

1978年,中国宣布实行经济改革开放政策,这一举措无疑为汉语教学带来了新曙光,汉语学习的前景吸引了更多的学生来学习汉语。这些因素的结合以及从1974年起汉语教学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正式课程之列,使得这一学科首次有了对教学知识的规范化处理和教学方法的统一管理。从1974年开始,中学汉

语教师资格证书会考定期举行，一般每两年举行一次，有时连续两年举行，这也证明了汉语教学在法国国民教育体系内获得了合法地位。

1977年，任命了第一任兼职汉语总督学（Robert Ruhlmann，于儒伯先生），负责当时法国的汉语教学督察工作。

接下来，初中和高中的汉语教学指导性文件分别于1979年和1981年出版。不过，当时的汉语教学指导性文件还很不完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大纲。尽管如此，汉语教学在基础教育阶段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参考框架，目标、进度、课堂管理、教学方法等都被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汉语从一门具有部分纲领性内容的选修语言科目变成了一门具有合法地位的基础教育学科，得到官方教育部门的正式管理和评估。

1984年法国汉语教师协会（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s Professeurs de Chinois，简称AFPC）的成立称得上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学科建设史上的又一大事件。这一协会的成立使汉语教学这一新学科内部有了遍及国内外的关于教学经验、教学方法和资源信息的分享与交流，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提倡和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教师团体。

第三阶段：1985年至2002年

1985年至2002年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迈向学科成熟化的关键时期。在这20年间，汉语教学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学生数量的显著增长上，而且体现在教学观念的巨大转变上。

1984年，法国国家教育学研究院（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pédagogique，简称INRP）聘请两名汉语教师成立了汉语教学研究小组（笔者忝列其中），每周专门有两个小时的研讨时间。笔者认为，汉语教学面临的一大问题是汉语的非字母化特征使得我们无法预知阅读理解文章里涉及的词汇中的汉字学生是否认识，因此当时的解决办法是在文章后面添加一个很长的词汇表并将之译成法文。这样做的后果是歪曲了阅读理解的真正目的。为了对其进行改革，我们按照字频和字的构词能力制定了“四百字常用汉字表”。如果所考短文超出了这四百字，则要么给出法语翻译，要么给出用这四百字所做的注释。由此，汉字阶梯式的进度诞生了，也就是后来俗称的“汉字门槛”。此后，我们又针对更高的汉语水平等级制定了相应的“汉字门槛”，但“四百字常用汉字表”作为“第一个汉字门槛”，称得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汉字门槛的基础上，诞生了之后被称为